



故事和人物都逊色不少

“低幼版”韦小宝略显浮夸

张一山版《鹿鼎记》15日开播之后,争议声越来越大,该剧评分也持续走低,从2.7分掉到了2.5分,与2018年的把令狐冲改成娘娘腔配角的《新笑傲江湖》已经分数齐平,拿下了金庸改编剧的最低评分。总的来说,这一版《鹿鼎记》的故事和人物都逊色不少。

剧中张一山饰演的韦小宝,也因表情夸张、肢体动作浮夸而不能被观众接受。16日晚,张一山工作室回应演技争议称,“小宝还在成长,感谢大家的建议”。张一山也坦言接受观众的不同评价,“千万不要把我当特好的演员,因为我也有演不好的时候”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记者 师文静

破坏了原著角色 表演有点小儿科

《鹿鼎记》作为金庸先生的封笔之作,金庸的写作已达到了随心所欲的阶段,该小说也被“金迷”奉为经典中的经典。韦小宝作为金庸作品中的精彩形象,是一个颠覆武侠江湖的“反英雄”角色,他武功不能自保,典型的勤学无术,但给读者带来的阅读体验是奇妙的。金庸说韦小宝的存在“不是不可能的事”,作者用游戏之笔对韦小宝进行了活灵活现的塑造。

原著中韦小宝诡计多端但又极其真诚,他对“小玄子”的“忠爱之心”人尽皆知;他阿谀奉承、油滑刁钻但关键时刻又愿意“割下脑袋来给你”,很有大丈夫的气概;他能在江湖上坑蒙拐骗,也能秉持江湖义气,比如针对“茅十八”、天地会等的行为处事,都是大写的“义”字;他贪财敛钱,但却把钱作为他行事的一种工具……这个角色是人性丰富多变的集大成者。用金庸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写得“现实一点”的人物,“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中国人性格上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,有一些自省的意义。”

韦小宝绝不是一个只剩不学无术、说谎整人的搞怪角色。之前多版影视化的《鹿鼎记》中,观众真正满意的韦小宝可以说并没有出现。观众对每一版本的《鹿鼎记》都抱有一定期待,希望能把这个人物身上“正”与“邪”的悖论呈现得完美化。

最新播出的张一山主演版本《鹿鼎记》变成了大型“翻车现场”,尤其是韦小宝、建宁公主、海公公等角色浮夸、搞怪的演技,让整部剧显得很低幼。

剧中,包括张一山在内,演员的整体表演风格非常小品化、无厘头化。可以看出来,张一山很努力、很敬

业,他试图以用力到青筋暴露的大幅度面部表情、大幅肢体动作来表现韦小宝嬉闹、捣蛋的一面,但如果观众连看十集,韦小宝都处在“面部多动症”中,会感觉很累,也很尴尬。比如,剧中韦小宝多次挨打、被打晕,都是瞪眼、张嘴、皱眉、翻白眼,这种表演太小儿科了,像是动画片的搞怪角色在逗小朋友笑。

韦小宝首先是一个接地气的人物,再就是一个可爱的普通人物,不能将其演成一个流里流气、过度猥琐的耍宝小丑。原著中韦小宝就是一个矮个子普通人,现在回头看陈小春’s “苦瓜脸”韦小宝更贴近。

剧中想要制造喜感的海公公、建宁公主等角色,都表演得不尽如人意。田雨饰演的海公公在喜感、狠毒、阴谋间拿捏不到位,看起来怪里怪气,角色也莫名其妙地死了。唐艺昕饰演的建宁公主很活泼、多动,但表演同样浮夸。剧中康熙这个角色很“弱”,在鳌拜面前像个“憨憨”,鳌拜让其杀掉苏克萨哈,康熙给出的竟然是傻笑。那种剑拔弩张、要杀鳌拜的情绪一点看不出来。

看这部剧,用李成儒老师的话来形容,就是“如坐针毡,如芒在背,如鲠在喉”。

剧情删减严重 失去逻辑性

海公公为什么莫名其妙死了?因为新版《鹿鼎记》故事情节删节严重,没看过原著或其他版本的观众,根本看不懂。

相比于其他版本,新版《鹿鼎记》故事进展飞速但又不连贯。该剧前四集就像赶场子,丽春院一闪而过,明史案没有交代,韦小宝“一秒”进宫,韦小宝杀死太监小桂子也改成海公公误杀,鳌拜啥事儿没干第二次亮相就被捕了,海公公很无头绪地死在“太后”手下,韦小宝和天地会的关系简化到极致,唐王、桂王之争没交代,

非常多的剧情都是一闪而过,没有了复杂的矛盾冲突,故事像挤掉精华的“简笔画”版。

编剧可以大笔一挥随意删改,该剧的道具也不用心。被网友广泛吐槽的瓜尔佳鳌拜府邸写着大大的“鳌府”,就证明剧组的不严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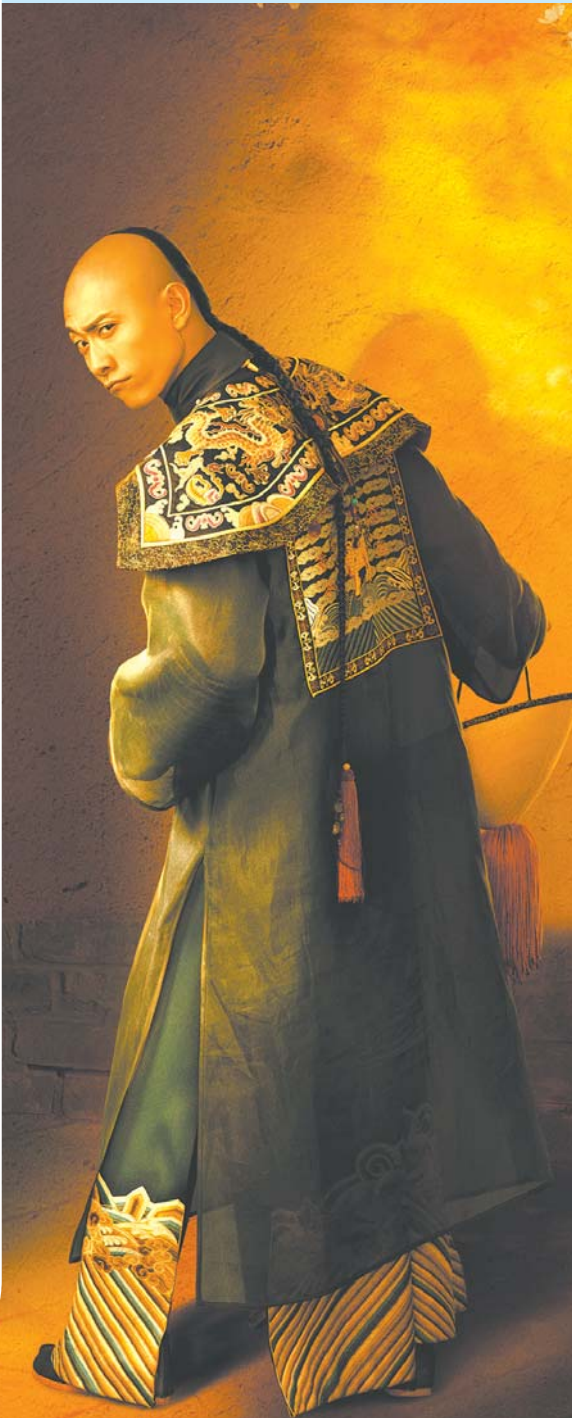
也可以说,这部剧删掉和改编了大量的剧情,导致“韦小宝”这个角色彻底失败。剧中韦小宝没有了一进宫就面临的生死抉择,只陪着海公公“演戏”就行了。原著呈现出来的韦小宝在海公公、天地会、康熙和太后等人面前面临的生存压力都没有了,这个角色机智灵活、左右逢源的个性没有展现出来。人物缺乏灵魂,演员自然只能用浮夸的演技来演一个皮毛。

如果说金庸先生的《鹿鼎记》是带有人世辛酸、讽刺意味的严肃喜剧,那么剧情毫无头绪、表演浮夸的新版《鹿鼎记》就变成了闹剧。

翻拍风每年都会刮,即便是金庸剧,也绕不过“翻拍就翻车”的宿命,之前就有被人吐槽了无数次的《新笑傲江湖》。观众都希望“翻拍剧”来重塑经典,但创作者不这么认为。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,创作者肯定想着首先要讨好当下观众,肯定是想要融入新的巧思。

新版《鹿鼎记》的创作者可能是想要摸索一条经典作品改编的可行性之路:在观众对情节发展耳熟能详的前提下,用不间断的喜剧桥段充盈细节,让过程变得变化莫测,笑点连连。只不过这种喜剧桥段的拿捏路子走偏了。

现在很多剧都追求网剧化、年轻化、“沙雕”风,但这只是创作的一种形式,而非根本。任何剧要年轻化、网络化,也得从人物、故事上下功夫。即便是王晶、张卫健完全颠覆解构的《鹿鼎记》,也是要刻画人物的来龙去脉,而非不给人物“变化”的过程。张一山版《鹿鼎记》前十集看起来,给人的感觉就是没有好好研究人物,没有研究剧情,走马观花一样浓缩剧情,浮夸风表演,让故事、人物都失色。



《风平浪静》导演李霄峰:

在时代浪潮里心怀“汹涌”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记者 宋说

由李霄峰执导,章宇、宋佳主演的影片《风平浪静》已经上映10天,目前票房已破7000万。近日,导演李霄峰来到济南与观众分享创作背后的故事,并接受了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的采访。

电影《风平浪静》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小城,这个年代充满着李霄峰美好的青春回忆,“上世纪90年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许多变化,它贯穿了我的青春时期,牵动着我的感情,所以在《风平浪静》和前两部电影中,我都有所涉及。”李霄峰说。

用黑色犯罪包裹一次自我救赎,在李霄峰看来,这并不文艺,“类型只是商

业化的标签,《风平浪静》其实是一部剧情片,但我也不会拒绝他们去做任何的定义。”

在年少时期叛逆且愤怒的情感,成为李霄峰创作三部作品的动力,“在我第一部电影《少女哪吒》里面,其实放进了一些我自己的生命体验,我少年时代是极其叛逆的一个人,这种叛逆可能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把它磨灭掉,有时候忽然之间愤怒也会蹿上来,但其实我已经42岁了。”

电影《风平浪静》用邮轮狂欢的乱象搭配《大海啊故乡》,这个片段像一杯烈酒,使许多观众品起来后劲十足。李霄峰说,“这场戏在2018年的第一稿剧本里面就已经有了,我个人十分重视这场戏。它是对时代的一种观察,也是对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审视。《大海啊故

乡》这首歌让我觉得很干净,海代表着一个人的精神归宿,让一个人从海出发,最后还会回到海里去,这是特别特别浪漫的想象。”

原创并拍摄犯罪题材的电影,有些透支脑力,拍摄《少女哪吒》和《灰烬重生》,令李霄峰心力交瘁地拧巴了一段时间。但在《风平浪静》的拍摄中,李霄峰却显得松弛了许多,“我的身心跟这个故事是有距离的,我觉得它是虚构性更强的一部电影,让我更能风平浪静地去拍,拍得特别放松。”

从《少女哪吒》到《风平浪静》,李霄峰专注于救赎、犯罪等略显压抑的题材。对于未来是否还会继续拍摄犯罪题材,他说,“我觉得暂时是一个段落了,接下来可能不太想再去延伸这个领域的事,我想拍拍爱情片。”

